



和 16  
1596



古文真寶叙

自六藝不講而世之誨小學者必先以語彙而  
 次以古文亦餘力學文之意也真實之編首有  
 勸學之作終有出師陳情之表豈不欲勉之以  
 勤而誘之以忠孝乎此編者之微意也惜乎舊  
 所彙行卒多刪略註釋不明讀者憾焉有三山  
 林以正先生者授徒之暇閱市而求書未善者  
 正之繁者芟之略者詳之必歸於至當而後已  
 若此書者撮大意思於篇題之下精明訓解於句



讀之間非惟使幼學之士得有所資而挾兔園  
冊於黨庠術序之間者亦免籍口之譏矣予寓  
書林六年得一善士而與之友者必先生之高  
第也來後去先雖不及會然觀其徒則可以知  
其師矣一日有章余君語予曰古文真實先師  
用心之勤矣猶未有以題其首非缺歟盍請序  
之予不獲辭遂述其槩而為之書至正丙午孟  
夏旰江後學鄭本土文叙

諸儒箋解古文真實後集目錄

卷之一

辭類

秋風辭

前漢武帝

漁父辭

屈平

歸去來辭

陶淵明

賦類 弔屈原賦

賈誼

阿房宮賦

杜牧之

秋聲賦

歐陽

前赤壁賦

東坡

後赤壁賦

同

憎蒼蠅賦

歐陽

卷之二

明治四十一年四月三十日

氏寄贈

說類師說

韓退之

雜說

名二子說蘇老

稼說

東坡

愛蓮說

周茂郊

解類獲麟解

退之

進學解

同

卷之三

序類春夜宴序

李白

集昌黎文序

李漢

送孟東野序

退之

歸盤谷序

同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滕王閣序

王勃

卷之四

記類蘭亭記

王逸少

獨樂園記

司馬公

醉翁亭記

歐陽

晝錦堂記

同

喜雨亭記

東坡

岳陽樓記

范希文

子陵祠堂記

同

黃州竹樓記

王元之

待漏院記

同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公

袁州州學記

李太白

思亭記

陳師道

卷之五

箴類大寶箴

張蘊古

四箴

程正封

銘類陋室銘

劉禹錫

克己銘

呂與郊

西銘

張子厚

東銘

同

古硯銘

唐子西

答張籍書

韓退之

諸儒箋解古文真實後集目錄

畢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實卷之一 後集

○辭類

○秋風辭

休齋云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  
昔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  
簡選焉者漢武帝因祠后土於汾陰作秋  
風辭一章凡三易韵其節短其聲哀此辭  
之權輿乎

上行華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  
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漢武帝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

禮記曰  
季秋之

月草木黃落鶴鴈來賓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

忘佳人謂羣臣也此三韻一葉泛樓船兮濟汾河應劭漢書注云作大

船上施樓故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津吏女

實實簫鼓鳴兮發棹歌棹歌發歡樂極兮哀情

多列女傳陶谷子妻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

少壯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木韻一葉錯雜成章楚詞之體也

○漁父辭此篇乃屈原之所作也漁父蓋亦

取取○近云漁父蓋古巢由之流荷蕢丈人之屬或曰亦原託之也

屈平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

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

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

獨醒是以見放世與漁父曰聖人不疑滯於物而能

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濁其泥而揚其波衆

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歎其醜何故深思高舉

自令放為鋪食也歎飲也糟醜皆酒滓也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

昌日友醜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

力支反

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察察，察白，色汶汶，垢也。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

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音長，葬，上。史有而字於。史作乎，一無之字中，下。史有耳字，皓皓一作皎皎，一無而字，塵埃，史作

溫，變若從諸本，則埃叶衣字，作於支反，若從史則白叶蒲各反，變於郭反，而二字自相叶反。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

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

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叶竹六反。○微，笑貌。鼓，枻，扣也。滄浪，水名。即漢水之下流也。見禹貢。纓，冠索也。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時郡守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潛歎曰：吾安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即白解印綬歸去，遂作此詞以見其志。後以劉裕將移晉祚，耻事一姓，遂不復仕。宋文帝時，特徵不至，卒謚靖節。徵士，歐陽公言，兩晉無文章，幸獨有此篇耳。其詞義爽曠，蕭散雖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

陶淵明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蕪，謂草也。胡，猶何也。既自以

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

者之可追。尚不可追，止謂雖為官，今將歸去，是來

者，可追也。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失道途尚

尤未遠可早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也謂休官而歸也  
行舟也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喜微問前路遠也  
日欲暮也○此乃瞻衡宇載欣載奔衡宇謂衡門屋宇也載則也  
衡門衡門屋宇也載則也欣則奔喜而至也  
門門伺候也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昔蔣詡幽居開三徑到也  
徑已就荒蕪惟松菊耳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  
酌躬庭柯以怡顏柯木枝也怡悅也言其枝柯相掩覆以為可榮故悅之  
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李郭先生夫妻白安不過容膝言審思此事則所園日涉以成趣  
園日涉以成趣

門雖設而常闕田園之中日日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游觀策杖以扶老弱周流而憩息也矯舉也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言雲自然之氣無心意以出於山岫之中自喻心不營事自為縱逸也言鳥畫飛而暮還故林亦猶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謂賞其堅貞故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焉何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窈窕深長貌壑澗水也謂行舟以尋



之也崎嶇險也駕車以涉之也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欣欣生意貌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涓涓泉流貌與懷歎其昔行今止此一節述其歸去之後景象之美交游之樂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帝鄉京都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耔音茲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淵明樂夫天命無營無求決於歸去而無疑也○此一節斷盡歸去來辭一篇之旨

○賦類

○甲屈原賦甲屈原者漢長沙王太傅賈誼及過湘水時屈原沈汨羅已百餘年矣誼追傷之投書以弔而因以自喻後之君子蓋亦高其志惜其才而狹其量云賈誼

恭承嘉惠兮竣罪長沙  
聞屈原兮自湛汨羅  
造托湘流兮敬弔先生  
遭世罔極兮廼隕厥身  
極止也詩曰鳥零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窳  
今鷓鴣翔翔鷓鴣音之關葦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  
今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躄廉莫邪為鈍  
今鈇力為鈇關葦不才不肖之人也植立也隨

而餓死盜跖 橋莊 踏秦楚 之大盜也 莫邪寶劍名 鋒利也 ○ 湛音沈 史記作 莫邪寶

居略反 植音值 跖之石反 躡音 于嗟默默 生之

亡故兮 幹棄周鼎 寶康瓠兮 騰駕罷牛 駭蹇驢

兮 驥垂兩耳 服鹽車兮 章甫薦履 漸不可及兮

嗟苦先生 獨離此咎兮 默默不自得意也 生謂

此禍也 幹轉也 康瓠瓦盆底也 蹇跛也 驥駿馬也 服駕也 章甫冠名 薦履反在履下也 嗟咨嗟也 苦勞苦也 若語辭也 默史作墨 音無 語鳥括反 罷讀曰疲 或曰苦當作若 易曰則作若 史此一節 字皆在 評曰 評告也 即龍辭也 若若史句 中實上有 而字 評曰 評音 碎史作 評已矣

國其莫吾知兮 子獨壹鬱其誰語 鳳縹縹其高

逝兮 夫固自引而遠去 龔九淵之神龍兮 泐淵

潛以自珍 偃蠖懶以隱處兮 夫豈從蝦與蛭蟻

所貴 聖之神德兮 遠濁世而自臧 使麒麟可係

而羈 兮 豈云異夫 太羊 壹鬱猶拂鬱也 縹輕舉淵言至深也 偃荀也 蠖懶皆水虫 害魚者 蝦蛭

與蛭蟻乎 吾史作我 無兮 子字 壹史作埋 語夫聲 縹匹遙 反史作漂 逝史作迤 引史作絕 物音昧 又于筆 反 偃音面 蠖音臬 懶音捷 三字史作彌 融 燻 又作彌 蠖 蠖音退 蠖音質 蟻音引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懷此都也 鳳凰翔于

古 翫通 般紛紛其離此 聖兮 亦夫子之故也

古翫通 般紛紛其離此 聖兮 亦夫子之故也

古翫通 般紛紛其離此 聖兮 亦夫子之故也

古翫通 般紛紛其離此 聖兮 亦夫子之故也

古翫通 般紛紛其離此 聖兮 亦夫子之故也

古翫通 般紛紛其離此 聖兮 亦夫子之故也

古翫通 般紛紛其離此 聖兮 亦夫子之故也

古翫通 般紛紛其離此 聖兮 亦夫子之故也

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

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汗瀆兮豈容吞舟之魚

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也細大曰仞增重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汗瀆

不泄之水也鱣大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

數里○般音班字從舟青之丹與七同史作

无故叶音孤史作辜般史作臆視也其君史無

其字一胡反與蟻同叶五君反

○阿房宮賦 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

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

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

旗殿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

之巔以爲關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

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山曲

也房殿也乃舊地名宮成未幾而燬之

天下只云阿房宮此篇安壯巨麗馳騁上

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

盛衰之變判於此矣未一段尤含監戒讀之有餘味焉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 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十

燕得太子丹之首二十二年攻魏魏王降 蜀山

兀阿房出 蜀山木盡阿房宮成 覆歷三百餘里

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 自山北結屋直

直走咸陽 大宮去聲 二川溶溶流入宮

墻五步一樓十步一翬廊腰縵迴簷牙高啄

尖，彎如牙，高，各抱地勢，鉤心闔角，其勢如鉤，屋

角自相，為之貌，困困焉，之貌，蜂房水渦，遠

天，井如蜂窠焉，水，之貌，不知其幾千萬落，瓦溝，壘

之，澗，天，井，中，為，渦，壘，不知其幾千萬落，瓦溝，壘

知，蒼，溜，之，落，處，幾，千，萬，條，初，六，及，長，橋，卧，波，自，阿，房，度，渭，屬，之

長，橋，卧，波，自，阿，房，度，渭，屬，之，千，萬，條，初，六，及，長，橋，卧，波，自，阿，房，度，渭，屬，之

水，波，上，未，雲，何，龍，故，用，龍，以，比，橋，殊，不，知，龍，者

龍，星，也，○，又，洪，駒，父，云，鮑，欽，止，謂，余，言，杜，牧，未，雲，何，龍，當，以，未，雲，為，是，複

道，行，空，山，之，巔，以，為，關，自，殿，直，抵，南，不，齊，何，虹，道

之，長，朱，碧，相，照，有，若，虹，之，光，彩，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

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

之間而氣候不齊歌臺暖響冷袖風淒妃嬪媵

嬙自皇后而下次為妃次為嬪又其次王予皇

孫辭樓下殿輦來千秦朝歌夜紋為秦宮人明

星燦燦開粧鏡也粧鏡之多且光綠雲擾擾梳

曉鬢也髮新縮如渭流漲膩棄脂水也早朝

粉之水入渭河流漲煙斜霧橫焚椒蘭也椒蘭

其膏膩言其多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官車之聲其輾遠

氣如聽車行漸遠香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

聽之聲輾輾

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望秦王之臨幸其宮中也有不得

見者三十六年始皇在位者三十六年有趙趙

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燕趙韓魏齊

人其收藏經營皆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壘如山一

且有不能輸來其間晦庵云當作不能有謂幾

一且則不能一朝一夕便可鼎鑄玉石若鑄

視若然金塊珠礫塊視珠如瓦礫棄擲遷迤

秦人視之亦不甚惜此截極言官嗟乎上文既

後矣此却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

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

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

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

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

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陳

乃戍卒耳遂漢王舉義兵楚人一炬項

呼而人響應函谷舉入函谷關楚人一炬項

燒秦宮室以一炸之火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

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此截極言秦以

奢後自取敗亡

之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

六國之人使秦既併六國之地則逸三世可至

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

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

哀後人也此一句大含規戒一賦之中其意

秋聲賦此篇最善形容物象鋪叙橫寫變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

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

變使人讀之有悲秋之意

耕反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狀秋聲其觸於物

也鏦鏦錚錚音窻又七金鐵皆鳴又如赴敵

之兵銜枚疾走枚如箸軍士不聞號令但聞人

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

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四

形如谷秋聲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

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

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以石刺其意

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

發豐草綵縛而爭茂佳木葱籠而可悅草拂之

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

一氣之餘烈此說夫秋刑官也同禮秋官司寇

於時為陰前律歷志陰氣行又兵象也秋官木

秋教於行為金唐樂章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律

於行為金行在節常以肅殺而為心卿飲酒義云

故其在樂也天地肅殺此

商聲主西方之音秋曰素商應西夷則為七月

之律月令孟秋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則

也物過盛而當殺又說嗟夫草木無情有時

零人為動物於人惟物之靈書人為萬百憂感

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况思

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

者為稿木黧然黑者為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

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成賊亦何恨乎秋

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

助予之歎息末段謂人之憂感自少至老物

於言表也  
於脂反  
歲音墻

○前赤壁賦

按晁補之續留騷序云赤壁前  
後賦者蘇公之所作也曹操氣  
吞宇宙樓船浮江日中已無吳矣而周瑜  
年少黃蓋禪將一炬以焚之公謫黃岡數  
遊赤壁下忘意於世矣觀江濤洶湧慨然  
懷古壯瑜功而賦之云觀此賦學莊騷  
文法無一句與莊騷相似非超然之才絕  
倫之識不能為也瀟灑神奇出塵絕俗如  
乘雲御風而立乎九霄之上俯仰六合何  
物莽莽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羣  
府也

壬戌之秋宋元豐四年

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

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

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月出篇月出皎兮

本刺好絕謂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章中月出皎兮喻美色之潔白窈窕其姿之謔也倭人則美人也坡老借此而賦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

前言清風此言月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

江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

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

世獨立羽化而登仙嘗中秋夜泛舟大江月色水光與天

賦始知此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

桂擢兮蘭漿桂擢兮蘭漿擊空明兮泝流

光泚泚兮予懷望美人今天一方楚詞云望美人兮南浦



謝云秋水清見底月在水中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搖蕩日擊逆水而上日亦

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

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

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

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

非曹孟德之詩乎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

後○曹操字孟德是為西望夏口東望武昌魏武帝音狸

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

之困於周郎者乎曹孟德詩譏朱主之奔走周瑜

設為客之言方其破荆州下江陵曹公自

赤壁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舳是舳尾舳是旌旗

蔽空醞酒臨江橫賦詩馬間為文往往橫槊

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謝云有况吾與

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

之輕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蜉蝣小

略朝生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也須臾羨長江

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

乎驥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

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此句盈虛者如彼此句而卒莫消長也此句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應前清風徐來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謝云

段全學莊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

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四

後赤壁賦

晉陸

賦體物而幽亮坡知

精於體物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皆天然

蘇子瞻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

蘇子得廢圃於東坡

堂以大雪中

將歸于臨臯

惠院後迂臨臯

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坡霜露既降木葉

盡脫人影在地似見明月

四句形容景物顧而樂之行

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

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

細鱗狀如松江之鱸繪東南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

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

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

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

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

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冷齋云馮夷

服八右得水蓋二客之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

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

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

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

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

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覺一道士羽

衣翩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

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

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予也耶道士顧笑予

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東萊云此賦結處

用韓文公石鼎序

彌明意指鶴為道士亦暗使高道傳青城山徐  
佐卿化鶴事○元豐六年東坡自書此賦後云  
江漢之間指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  
之東即今復州一在齊安郡之步下即今黃州  
一在江西南者政曹公所敗之地也按三國志操  
自江陵而下備與瑜由夏口往而逆戰  
則赤壁明非竟陵之東與齊安步下也

憎蒼蠅賦

蠅之為物賦性至微害物至重  
猶姦人邪佞以敗君德變黑白

以人為物之害此  
詩人托物比興

歐陽公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

又無蚊蚋之利嘴間見錄歐陽公云  
蜂蠆有毒五蠹反憎矣九不堪蚊蚋自  
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

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盃盃殘灑砧几餘腥  
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  
營營營營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  
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害也至要若乃華  
穰穰廣廈珍簞方淋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  
氣蹙流汗成漿委四肢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  
惟高枕之一覺異煩歎驚之輒忘念於爾而何  
真乃於吾之見歟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  
端或沁眼眊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

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夢莊子夢為胡蝴蝶而飛揚蝶栩栩然胡蝶不知周也俄然覺則濩濩徒使蒼頭了髻巨扇揮颺或垂頭而脫然周也或立寐而顛僵此其為害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音宙因之投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而忘溺死衆人貪尤忌赤頭號為景迹能敗物巨者頭如

一有露汗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王衍手揮王摩賈誼堪為之太息賈誼可為長太息者六此其為害者一也又如醢固濟乃衆力而攻鑽極百端而窺覷至於大哉肥牲嘉穀美味蓋藏稍露於轉呼訝際守者或時而假寐總少怠於防嚴已轉遺其種類莫不

養息蕃滋淋瀝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  
 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為害者二也是皆  
 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  
 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為精宜乎以爾刺讒人  
 之亂誠可嫉而可憎國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  
 營青蠅止于棘讒人周極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一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二 後集

說類

師說

洪曰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  
 收名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愈是  
 狂名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  
 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  
 學者不歸子厚而歸退之故子厚有  
 耳此篇文字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  
 有力學者宜熟讀  
東萊曰此篇最是結  
 得段段有力中間三段自有三意說  
 起然木槩意思相承却不失本意

韓退之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呂**云大意說兩句起人不可無師謝關鎖好謝豐

**山**云第一段先立傳道受業鮮惑三大綱道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業

者六一藝禮樂文學之業惑者胸中有疑惑而未也開明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

其為惑也終不解矣呂云人不可無師處應上

說鮮惑不解呂云人不可無師處應上

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

師之呂云承接吾師道也呂云結夫庸知其年

之先後生於吾乎呂云繳是故發盡無貴無賤

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呂云承接開

之無傳也久矣呂云上說學至欲人之無惑也

難矣謝云第四段慨歎後世師古之聖人其出

入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呂云應前聖人且

翻前人之非生之意今之眾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

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呂云結得主意

傳意換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

皆出於此乎謝云第五段說古之聖人其過人

衆人其不及聖人也遠矣而耻學於師故愚者

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係乎

從師不從師而也此是雙關文法愛其子擇師而教之呂云得親切

於其身也則恥師焉呂云抑揚惑矣彼童子之師授

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

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謝云此是雙關文法或師

焉或不焉謝云此是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此

焉或師焉與小學相貫惑之不辨或不小學而

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呂云結上一句有力有關

子則擇師而教之所謂師者不過授書習句讀

而已至於其身則恥於從師以傳道解惑為

急章字句讀之不知則為之擇師其身惑之不明

明則不擇師是學其小而遺忘其大可謂不明

巫醫樂師百士之人不恥相師呂云就鄙賤士

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

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呂云應前位卑

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呂云生意說嗚呼師道之

不復可知矣謝云第七段說巫醫樂師百士之

從之則為人所笑問其族笑者何事則曰弟子

與師年相若道相似或曰弟子位高師位卑則

足羞弟子無官師官盛則近諛此巫醫百士之

四句應無長無少無貴無賤八字巫醫百士之

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謝

第八段慨歎後世不知有師道士大夫之族聖

聖於從師是智不及巫醫樂師百士之人也



人無常師謂子張篇夫子為不長弘師襄老聃

邾子之徒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

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教與俱

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襄弘史孔子世家孔

子學鼓琴師襄子左昭十七年邾子來朝公與

之寡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邾子曰

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邾子而學之既

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其賢不及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述

而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

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臣云說得最好

處意綱自不亂結有力謝云第九段說孔子無

常師問樂於襄弘問禮於老聃問琴於師襄問

官名於邾子遇有事之精者即問之即以師待

之此四人者皆不及孔子也論語孔子曰三人行

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皆吾師也以孔子之事可觀弟子不必不

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在吾前術業有專

攻者雖聖人亦師之不以為恥况眾人乎李

氏子蟠年十七韓曰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

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



道作師說以貽之謂云第十一段收歸李氏子從

雜說墨山云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

之以重權斯可以展布韓退之

世有伯樂馬蹄伯樂善治馬注伯樂姓孫名

陽善馭馬而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

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為名謝云以伯樂喻知人者然後有千里馬

此喻異材○此謂有賢宰相然後有英雄豪傑為之用千里馬常有材而

伯樂不常有知人者○謝云此謂英雄豪傑故

雖有名馬材異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

之間駢頭而死言多也不以千里稱也近齋云

云不知其為異才○此謂天下雖有英雄豪傑

徒受辱於昏君庸相之朝沈滯於小官終身不

得行其志不以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

英雄豪傑能立大事成大功者必得尊位重祿

也○此謂養英雄豪傑

力不足○祿不重才美不外見法○雖異才亦

難展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謝云此

安求其能千里也謂英雄豪傑雖有立大事成

大功且欲與庸眾人等而不可得安可求其辨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

不能通其意謝云此三句即孟子所謂弗與共

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謂天下

公尊賢也非王

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無其真不識馬耶其真不識  
不識人耶不識人其道爵祿之不能盡其材諫不行言不聽而不以  
得以下行其志為宰相者操用其權不能知人乃  
日天下無英雄豪傑嗚呼天下真無英雄豪傑  
宰相真不識英雄豪傑

名二字說老泉先生二字張日載次日轍  
身不差不差毫厘可謂深知二字矣迂云字數  
不少多宛轉折旋有無限意此文字之妙也

蘇老泉

輪輻蓋軫圖轉者曰輪輻於輪曰輻覆於軾曰軾乎車而軾乎車者曰蓋車後橫木曰軾獨若無所為者軾在車前雖然去軾則

吾未見其為完車也此言天下無軾乎吾懼波之

不外飾也深憂長公之不合世俗恐得禍重天

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不與

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忌之者

是轍者禍福之問轍乎吾知免矣得禍必輕

稼說此篇為送張璠作以稼喻人才迂齋

蘇子瞻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  
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

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  
 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糝而多實又藏而不腐  
已上言稼之 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  
美糝音比 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銓艾相尋於上者  
 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  
 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  
已上言稼之不美 古  
 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  
引歸古人身上 其平居  
 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閔閔焉如嬰  
 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

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  
 中而用於既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  
 滿之末此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  
此論成才之 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  
引 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  
已上 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  
 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學而約  
 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吾子止於此矣  
此乃責朋 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

亦以是語之此乃責兄弟之善○且知古之昆季其相勉也蓋如此

愛蓮說濂溪先生愛蓮取其有君之德異乎衆人之愛也

周茂叔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

其詩有採菊東籬下之句自李唐來世人甚愛

牡丹舍舒元興牡丹賦序云天右之鄉西河也精

有闕因命移植焉此京國牡丹且月寔盛今亦上國繁華之月遊遊之士予獨愛蓮之出淤泥

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

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

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

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

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解類

○獲麟解麟仁獸麋身牛尾一角角上有肉

其抑揚開合只在祥字反覆作五段說○

如走盤珠森然  
法度之文也

韓退之

麟之為靈昭昭也

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詠  
言麟之為靈物甚分明

於詩謝云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

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

謝云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

公羊傳麟者仁

者蓋元機之精也 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

雖

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

遠識亦知麟出為王

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

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

不可知其為麟也

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

豺狼麋鹿

此六者形狀皆可辨認出於世間吾

惟麟也不可知矣天下吾亦不知

不可知其為麟也

符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

其為麟則其人謂之不祥也亦宜

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

雖然五帝三王之時麒麟在郊藪麟之出必有

五帝三王之聖人在乎位麟乃為聖人而出非

無故而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  
如孔子者必能知麟有聖人知之可見麟之果不為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  
曰云意高曰此一轉尤為麟之所必論其形之不類若麟之出不待聖人  
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若麟之出無不待聖人在下無孔子必無人知之則其謂之不祥之物也亦宜矣  
此等文字筆便圓活便能生議論

### 進學解

元和元年為國子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七年復為國子博士後為四門博士矣及

韓愈史之後又三韓博士矣及元和八年自諭發明已意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不授地倚天句句欲活如赤手捕長蛇不流控勒騎生馬大音出於揚雄解嘲東方朔客難班固賓戲而公過之

國子先生  
元和七年公復為國子博士  
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  
設為國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必張技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  
幸字

有令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

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弟子之能先生欺予哉

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以卜首美口不

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

者必提其要其言者必鉤其玄此二句是貪多

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

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以上稱先生之勤於已業敵排異端攘

斥佛老補苴罅漏

幽恥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

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以上

稱先生之於道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

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

信屈聲牙

左氏浮誇

詩正而

易奇而法

子雲相如

太史

所錄

公史記所錄

有令

孰云

言未

絕吟

者必

務得

先生

斥佛

幽恥

東之

滿家

信屈

左氏

詩正

易奇

子雲

所錄

公史

記所

錄





梁惠王不果言則見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

讒于楚廢死蘭陵史列傳荀卿疾濁世之政

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

其遇於世何如也近云含不今先生學雖勤而

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

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荀自謙足矣猶且月

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

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

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幸歟動而得

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此四句自若

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痺忘已量之所

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誥匠氏之不以杙為

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昌陽乃菖蒲一寸九

棧音欲進其豨苓也豨苓乃猪苓近云應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二 後集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三 後集

序類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如光陰者百代之

過客日月如流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

燭夜遊古詩晝短苦夜長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

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大塊即天地也會

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

連謝靈運之吾人詠歌獨慚康樂靈運襲詩幽

弟日惠連

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  
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

數三斗為罰出世說乃竟陵王子良作石崇有  
記二一十四人犯者六人斗者飲酒之杯也



### 集昌黎文序

或為行狀淺深疎密居然可

見漢乃其晉也故為叙云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有迹故曰文者貫道之器  
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論文不窮道易辭

交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易其偽皆深矣乎

第二節論聖經之深以道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

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然知與渾然異矣第一節

馬氏以來規模蕩盡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

潛竊為工耳文與道素塞固然莫知也第四節論後漢

先生生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

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略敘生長迂徒本末

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

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搜抉無隱汗瀾

卓蹕齋設音洙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

力益深

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王潔說他温潤周情孔  
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澤如水  
宿歸洞視萬古悠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  
為生以上形容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  
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此段四語說嗚呼先生  
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  
者矣



### 送孟東野序

謝云

曲盡文字變態之妙一篇僅三百三十餘字

鳴字三十九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峯疊出如驚濤怒浪無一字句怠慢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

抑揚如層峯疊出如驚濤怒浪無一字句怠慢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

### 韓退之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  
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  
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石金  
亦然此以金石草木有不得已而後言不其詞也  
有思不其哭也有懷不其出乎口而為聲  
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活樂也者鬱於中而泄

草木各只是句而水分出四句此是不整齊中整齊錯綜妙處人之於言也

聲引以金石草木來

聲不其哭也

聲不其懷

聲不其出乎口而為聲

於外者也善下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生出

假字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

天之於時也亦然此又以此天時引入擇其善鳴

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

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

者乎無及此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

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

之鳴其在於唐虞臯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

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將無

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

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

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含自鳴其不傳曰天將以

夫字為木鐸見鳴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

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

鳴亦不自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謝云

其不幸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

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數人

偏處

或功利或邪說或清淨寂滅或刑名慘刻或尚  
 兵書以啓殺伐之計或尚縱橫以行遊說之謀  
 皆非吾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  
 道之正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  
 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  
 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  
 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此數語瘳將天醜其  
 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  
 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  
 其所能鳴見前數子是達者其存而在下者

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  
 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語有輕重從吾遊者李翱  
 張籍其尤也三字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  
 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前面許多鋪叙  
 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  
 幸耶當時必先三字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  
 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此二句東野之  
 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憚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  
 者以解之應前序因送孟東野作結歸

東野本身只兩句此文章之妙



送李愿歸盤谷序

公年三十四脫汴京之亂來居洛方且求官京

師鬱於中而見於外故其辭如此  
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閑居人一節  
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一節結在人賢不肖  
何如也一句上終篇全舉李愿談話自說  
只數語其實非李愿  
言此又別是格式  
韓退之

太行之陽有盤谷

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間泉甘

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

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

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此節且說盤谷愿之

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

干人名聲昭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

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旌羅弓矢武夫前呵從

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

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

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

形容許多飄輕裾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

閑居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

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說得志當窮居而野處升高而遠望坐茂樹以  
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  
可食開居之態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樂於  
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  
其心分別輕重妙甚車服不雜刀鋸不加用窮理亂不  
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  
則行之節上接下不斷此一同候於公卿之  
門奔走於刑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  
聳有它形容許多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

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首其於為人賢  
不肖何如也有它形容三樣態度各是二樣人  
反覆三百字只一句結了自此以下昌黎韓  
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予之宮盤之土維予之稼盤之泉  
可濯可湘湘水也盤之阻阻折也誰爭予所  
窺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後嗟盤之  
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  
守護兮呵禁不祥不祥屬禁一作禦飲日食兮且

則壽而康無不足今奚所望膏吾車兮赫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羊猶音常祥音也

送薛存義序

此篇文勢圓轉如珠走盤略無滯論吏者乃民之役非以役民議論過人遠甚中間以庸夫受直急事為譬且云勢不同而理同此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饒亦與發端數語相應學者宜玩味之東萊云句雖少極有反覆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按多關鎖緊誥嚴優柔理長而味永

柳子厚

河東薛存義將行起句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澚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

者若知其職乎一篇

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文老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

司平於我也得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

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下的向使傭一夫

於家受若直怠若事文盜若也具器則必甚怒而

黜罰之矣譬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

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

吾民何一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

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

者平賦者均者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前關鎖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書舜典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四

滕王閣序

詩○唐高祖子元嬰為洪州刺史置此閣時封滕王故曰滕

王閣咸亨二年關伯始為洪州牧大宴于此宿命其婿為序以誇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勅在席最少受之不能辭都督怒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而罷勅字子安少有逸才高宗召為博士因作關雎檄文高宗怒譴有交構之勸乃黜後到父任所省侍道過鍾離九月九日會此而作此序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

在隆星分翼軫以野觀之南

方楚荆州之域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

者荆江在荆州松江在蘇州浙江在杭州五湖者太湖在蘇州鄱陽湖在饒州青草湖在岳州

丹陽湖在潤州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

洞庭湖在鄂州光射牛斗之墟豐城有劍曰干將莫耶其光射斗牛雷煥得之張華分其焉

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徐孺字孺子洪州陳蕃為豫章太守

守特設榻以待之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

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閻伯屿為洪州

刺蔡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宇文鈞新除豐州牧道經于此  
檐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  
蒲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孟浩然也紫電清霜  
王將軍之武庫晉王濟金吾將軍家君作宰勃父福時為交趾令  
路出名區童孺何知躬逢勝饌時維九月序屬  
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疑而暮山紫巖駭  
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謂滕  
也王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  
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繁廻桂殿蘭

宮列岡岫之體勢披綉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  
視川澤肝其駭矚問閭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  
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  
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作此兩句問公撫掌嘆曰  
綺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蘆  
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  
纖歌疑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  
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二難  
并賢主嘉賓窮睇眇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

迥覺宇宙之無窮上天下地曰宇宙興盡悲來識  
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  
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  
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閭  
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漢賈誼謫為長沙嗚呼  
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  
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梁鴻善武  
帝重其後為侯臣所毀逐於北海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  
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

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貪泉見前吳詩處涸

轍以猶懼江之水不足以活之北海雖賒扶搖

可接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東隅已逝桑

榆非晚漢馮異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孟嘗

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

晉阮籍時率易獨駕入山徑勅三尺微命一介

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南越與漢和親

自願受長纆必羈南有懷投筆慕宗設之長風

越王而致之關下舍簞易芻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

宗設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非謝家之寶樹

謝玄為叔父安所器重玄曰璧如芝蘭王樹鯁其生於庭階耳

接孟氏之芳鄰

孟母三徙他日趨庭叨陪鯁對

事見

今農捧袂喜託龍門

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

為登

龍門揚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

揚得意曾薦司馬相如後相如

遂顯

○勃不逢揚得意之薦但

鍾期既遇奏

流水以何慙

伯牙鼓琴志在流水子期曰

奏流水

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

亭蘭

以何愧

梓澤丘墟

梓澤即金谷園也

臨別贈言幸承

恩於偉饒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

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鑾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朱簾暮捲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度幾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魁本大字諸儒等解古文真寶卷之三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四 後集

記類



蘭亭記

此篇叙景感懷綽有佳致

天朗氣清春言秋景愚謂當時天色晴朗非陰晦之象而山陰林下之氣清而爽者

王逸少

永和九年晉穆帝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

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韻語陽秋云

禊者謂之祓羣賢至至少長咸集此載說蘭亭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

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

晉武帝問三月曲水之義東晉對曰昔周

公城邑因流水以流酒逸詩云羽觴隨波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

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

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言蘭亭景物之美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

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

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

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

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

陳迹尤不能不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

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

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

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

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字而彭祖為夭殤未成人而死者也後

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

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

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此一截極言死生之變使觀此文之終而意愈無



也窮

獨樂園記

司馬溫公自號迂叟其退居適意於園圃真樂如此

司馬溫公

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探平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可者學之未至夫可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視反耳自肺腸卷為已

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



醉翁亭記

陳后山記其事

而文出自然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信矣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容有之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此一截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此一截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

潺水聲

亭也此一截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儂也名之者

誰太守自謂也破姓未說太守與客來飲于此

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此一截

作亭之名由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

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此一截山水與前面相應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

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

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

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此一

截說朝暮四時景象前開說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

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偃於武僂音提携往來

而不絕者滁人遊也此一截說滁人同樂於此

復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

列山肴野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

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

誼譁者眾賓歡也蒼顏白髮類乎其中間者太

守醉也此一截太守與衆賓同遊而醉已而夕陽在山入影

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

遊人去而禽鳥樂也下生然而應上○三禽鳥知

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

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此一截說太守所樂

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語則前句許多鋪張都無合湊矣

太守也太守謂誰說到此廬陵歐陽脩也

畫錦堂記唐子西語錄云凡為文上句重

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此為文之法也迂曰文字委曲善於形容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

而今昔之所同也此四句乃蓋士方窮時困厄

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

其嫂史蘇秦字季子從鬼谷先生游惟倅而歸歸見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曰何前買臣

見棄於其妻朱買臣家貧常艾薪樵賣以給食

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患怒曰如公筆下且高車

駟馬旌旄道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

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

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  
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  
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韓魏公琦  
其魏國公至和中公以武康公相人也先著此  
世有令德為時名鄉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  
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  
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回非如窮阨  
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  
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牙者車輪

者車上羽葆幢也不足為公榮桓圭衮裳桓圭三公所執衮裳三公  
服所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  
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  
而士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  
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  
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  
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  
榮而以為戒却如此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  
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

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  
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謂社稷  
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  
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占地余雖不獲登  
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  
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喜雨亭記

此篇題小而論大議論干涉國政民生大體無一點塵俗氣張子謂云予聞陳伯脩云喜雨亭記自非具眼自者未易知也

蘇子瞻

亭以兩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

也辭所以志喜之意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書唐叔得禾

之天子周公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漢武帝元狩六年

年夏得寶鼎汾水上叔孫勝敵以名其子文

改元為元鼎元年其喜之大小

不齊其示不忘一也此節且說亭至扶風之明

年扶風在長安左即郿地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

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

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

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  
 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似春秋法官吏相與慶  
 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并於野憂者  
 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只一句幹上作亭  
 此一截說作於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音客而告  
 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  
 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  
 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茲熾則吾與二三子雖  
 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

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  
 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此一截說  
 得雨之喜不可忘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  
 珠寒者不得以為禱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  
 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此句已包太守天民  
 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  
 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  
 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四者既皆無所歸則歸  
 諫歌此亭之所  
 以名而斷結之



岳陽樓記

近云首末布置與中間狀物之斷遣一轉語乃知此老習襟度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

仁宗

滕子京

謫守

岳陽

滕子京

州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

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

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

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

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

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

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霖雨霏霏連月不開

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

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

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

者矣立二柱○此下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

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

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

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

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此亦一柱礎之變態萬狀而人情所感不用對語說時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生上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不上而二端而仁人之心出處只是居廟堂之致憂樂不在己則在物故一致耳

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按言行錄希文少自謂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今於此發之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勢重萬鈞

與歸勢重萬鈞

嚴先生祠堂記按本傳子陵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光武拜諫議不受耕釣於富春山今有釣臺祠堂在嚴州桐廬縣

希文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此是一篇及帝握赤符漢為火德中微光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詞一好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本傳帝引光入論道舊故因共日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歸江湖得聖人之清



泥塗軒冕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謝

兩段並說略無抑揚便見先生之意在盡之上九衆

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此

說易卦証嚴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

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此段按易卦証光武

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

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

遂先生之高哉結上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

有功於名教也幹歸立仲淹來守是邦錄此

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

復者漢法免租賦科役也又從而歌曰雲山蒼

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關云范文正

太伯在坐周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

欣然改之蓋大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

字遂思聞伯夷柳下惠之風

因得一字也黃州竹樓記東萊曰韓聞之山谷云或傳

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所撰

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論文章常先體

制而後文之工拙蓋掌觀蘇子瞻醉白堂

記戲曰文辭雖極工然不醉白堂乃是

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

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詩不疑也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土破之剝枯去其節用代陶瓦比音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蕞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此一節論竹之省遠香山光平挹江瀨幽澗及遼變堅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第三節論竹樓景物公退

之暇披鶴氅音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第四節論勝槩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第五節論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宋太宗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

命已亥，閏二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幾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第第八節論下朽且期，若一人嗣而葺之。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待漏院記

義正，可以想見其人，亦自得體。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此已上論天道之助，以天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

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對言論聖道之助。是知君逸於

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此三句繳上，二良古之善相天

下者，自處憂至房魏可數也。此一句包下，代相臣是不獨

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便見待漏意。况夙興夜寐，以

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以上論古朝廷者宰相。朝廷

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

九，宰相來朝至此，待勤政也。撫上勤至若北至漏及晨而君趨朝。

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

止，蹀躞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

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說相君待漏之意也此下

句引下丁可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正一一反意

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

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

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

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

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

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

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

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

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

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變上有憂色構巧詞

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

心悄悄假寐而坐有待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

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隨哉帝位以之

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

也以上說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

可不慎歟此四句結復有無毀無譽此九切轉旅

進旅退竊位而苟禄備貪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戒此樣人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尤有意味用規于執政者結之似為體



諫院題名記

迂齊云首尾二百來字而包括無餘識洽體明職守筆力

高簡如此可

司馬君實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此句關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忘心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

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

汲於利也此句幹尤奇非其間相去何遠哉天

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

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

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

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結句

四語凜凜乎



表州州學記

議論關涉世教筆力老

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喜識表州學記非曰筆端有氣力有光焰超然不群其立論高

遠矣大不以心天理宜乎讀若樂而忘倦也

李太白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  
者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僭師  
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  
尼不行法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  
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  
效闕踈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  
是之字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陋隘不足改為  
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

堂門廡黜望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

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借作工善吏勤晨夜展

力越明年成舍釋來且有日盱江李觀諗于

衆曰惟四代之學者諸經可見已謝云作學記

周自是久事今只以秦以山西慶六國欲帝萬

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

后何邪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

此學之廢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

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莽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

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  
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此學之備今  
代遭聖神爾表得聖君法由俾爾由庠序踐古人  
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  
當仗天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謝云此等文章  
關涉世教萬世  
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  
意若其弄筆以微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字之羞  
抑亦為國者之憂收拾

思亭記續無窮之意見於言外

陳師道

甄其無名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  
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償邑  
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  
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序事  
余以為目之所視而思從之且說  
視干戈則思闔視刀鋸則思懼視廟  
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  
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又出思字後今夫

過思 親處升高以望松梓下立壠而行壠墓之間荆  
棘莽然狐兔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  
名之曰思亭第二節論思親故以各亭親者人之所不忘也  
 而君子慎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  
 而嘗禘之為衰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  
 其可忘乎第三節論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  
 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  
 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四節論因  
作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

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  
 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  
 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  
 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一步吾為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  
 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說作記之意其可免乎君攬  
 涕而謝曰免矣遂為之記第六節進步勸戒之意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四 後集



古文真寶卷之五 十八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五 後集

○箴類



○大寶箴 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篇專箴人主，以守位之難，蓋自唐太宗初即位，

特張蘊古直中書省乃上木寶箴其辭委曲可示鑑戒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 洪範惟辟作

為君實難 難為君難 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

任土貢其所求具察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

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

古文真寶卷之五

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已因心

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

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

左言而右事前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

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出警而入蹕孫伏伽傳天

九重出也警入也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

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史記夏紀禹聲

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

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

內所居不過容膝彼皆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

通鑑外紀紂作鹿臺為瓊室王門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

禮天宮膳夫凡王之饋珠用八物唯狂

周念丘其糟而池其酒日令日酣飲權醉墮臺下乃止張昭怒曰昔紂

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愚權

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老

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後亡國之

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

不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音禮記桑間濮上

使民不為盜

音亡國之音也

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

淮南子汎論訓禹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魏志辛毘傳文帝欲從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毘諫

止帝不各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牽之遂奮衣不還夕乃出

安彼反側如春

陽秋露魏魏蕩蕩恢漢高太度高祖紀常有

生一產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

小心惟此文王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

黨一彼此於胃臆損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

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

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

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

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問音而

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鞋

勅口續音塞耳而聽於無聲東方朔客難

明辨續充耳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

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

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

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

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

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  
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  
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外紀湯初  
張網四面乃去其三而祝之日援琴命詩作  
欲左右欲右不用命者入吾網念茲在茲書  
五絃之琴以一日二日書念茲在茲帝  
歌南風之詩惟人所召老子惟人所召自天祐之  
念哉念茲在茲惟人所召惟人所召自天祐之  
易曰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視箴

程正叔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亦無形迹操之有要亦存

其視為之則凡有所視其蔽交於前其中則遷物  
交蔽變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矣而見本心之誠矣

○聽箴

人有美惡本乎天性知誘物化知猶欲也誘猶  
導引而物至則人化為物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正知  
於善有閑邪存誠閑其外邪非禮勿聽所安定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躁者急也妄者  
言發而妄者

所  
 繫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言行君子與戎出好或  
出而與兵戎或言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  
出而兩國結好誕言語輕易則傷頰則支支言語太多則已肆物  
於已則縱肆出悖來違其出言悖逆而此皆於  
於物則違悖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幾者動之微誠之於思思誠者人之志士  
勵行有志心之上守之於為其有為必守順理則  
裕而順於理從欲惟危從欲而動造次克念造次  
亦念戰兢自持戰戰兢兢習與性成習慣自然

聖賢同歸與聖賢人  
 此理戰兢自持戰戰兢兢習與性成習慣自然

○銘類

陋室銘此篇不以上百字盡陋室之氣象起用譬喻在的切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德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四句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  
 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

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詩子欲居九夷或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克己銘勝己之私之謂克蓋謂克己去己之私

冠離臣僕等字分作

呂與叔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此兩句起謂人胡為不仁

我則有已物我既立私為町畦町田區也勝心

橫發擾擾不齊此第二節論私心之擾擾大人存誠心見帝

則初無吝驕作我蠶賊食食根日賊志以為帥

氣為卒徒夫志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

且徠勝私室此第二節論存誠可以閑邪昔為寇讎今則

臣僕方其未克窘吾室廬婦姑勃磈婦媳婦也

勃者爭也磈者石之碍也事出安取厥餘此第五節

未克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

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第六節言克養痾疾痛舉

切吾身此第七節論介一日至焉莫非吾事顏

何人哉晞之則是揚子學行篇晞顏之人亦顏

自勵

○西銘橫渠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瀟東曰

愚西曰訂頌伊川先生曰是起爭端

不若止謂之東西銘晦庵先生曰天地之間  
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  
至於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亦有聖賢者  
出孰能因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辭意  
如此○此篇全係晦庵先生舊註今本而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

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形體也乾  
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所資以  
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所資以生者  
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  
故指而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人稟氣於天賦  
言之身混中無道也故天地之塞吾其體乾陽坤陰

天地之帥吾

其性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天地之性為氣之帥而人物

民吾同胞

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  
間其所資以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  
性也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  
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  
之中又為同類最貴者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  
也亦如已之兄弟矣惟此同胞之人故以天下  
為一家中國為一物吾與也物則得夫形氣之偏  
正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若人之貴然願其體性  
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故凡有形於  
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性莫不有以若

其有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  
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  
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 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  
之子也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其大臣宗  
君而已故為宗子○宗子猶長子也 **其大臣宗**

**子之家相也** 故為宗子之家相○家相猶宰相  
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天下之高年乃所以長  
吾之 **慈孤弱所以幼吾幼** 天下之幼也故凡  
以幼聖其合德 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 **賢其**

**秀也** 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 **凡天下疲癯殘**  
**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也** 疲者勞之  
癯者病之鰥者寡之鰥者老而無子鰥者老而無妻寡則老而無夫者凡天下之人皆為  
天地之子非吾兄弟而無告者而何于時保之  
哉○以上皆發明理一分殊之義

**子之翼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子之翼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  
**者也** 其愛親之至也 **違曰悖德** 不循天理而  
愛其親而愛他人 **害仁曰賊** 根滅天理自絕不  
也故謂之悖德 **害仁曰賊** 根滅天理自絕不  
逆無道也 **濟惡者不才** 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  
故謂之不才○以上三者 **其踐形者惟肖也** 若  
不能事天故謂之不才

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 **知化**  
似而不違矣故謂之不才○此乃能事天者 **知化**  
**則善述其事** 孝子善述人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

則善述其事 孝子善述人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

則善述其事 孝子善述人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

則善述其事 孝子善述人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

則善述其事 孝子善述人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



此所以善窮神則善繼其志孝子善繼人之志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惟聖人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所謂善不德繼其志也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屋漏為無忝屋漏為無忝惟此誠不懼屋漏則不忝於天矣屋漏為無忝又掌引詩曰夙夜匪懈

存心養性為匪懈存心養性為匪懈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怠於事天矣存心養性為匪懈已上皆畏

伯子之顧養伯子之顧養也故過人欲如母之惡旨酒則所以事天者至矣伯子之顧養禹為伯鯨之子初鯨為崇伯故指為崇伯子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伯子之顧養性者萬物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故能英類者廣矣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請遺母羹以起莊公之怒矣不弛勞而底豫

舜其功也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焉則亦天之舜也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也舜其功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父母全而生之予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從而順令者伯奇也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尹吉甫惑於后妻其子無衣無履而使

伯子之顧養伯子之顧養也故過人欲如母之惡旨酒則所以事天者至矣伯子之顧養禹為伯鯨之子初鯨為崇伯故指為崇伯子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伯子之顧養性者萬物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故能英類者廣矣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請遺母羹以起莊公之怒矣不弛勞而底豫

舜其功也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焉則亦天之舜也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也舜其功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父母全而生之予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從而順令者伯奇也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尹吉甫惑於后妻其子無衣無履而使

伯子之顧養伯子之顧養也故過人欲如母之惡旨酒則所以事天者至矣伯子之顧養禹為伯鯨之子初鯨為崇伯故指為崇伯子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伯子之顧養性者萬物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故能英類者廣矣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請遺母羹以起莊公之怒矣不弛勞而底豫

舜其功也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焉則亦天之舜也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也舜其功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父母全而生之予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從而順令者伯奇也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尹吉甫惑於后妻其子無衣無履而使

伯子之顧養伯子之顧養也故過人欲如母之惡旨酒則所以事天者至矣伯子之顧養禹為伯鯨之子初鯨為崇伯故指為崇伯子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伯子之顧養性者萬物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故能英類者廣矣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請遺母羹以起莊公之怒矣不弛勞而底豫

舜其功也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焉則亦天之舜也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也舜其功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父母全而生之予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從而順令者伯奇也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尹吉甫惑於后妻其子無衣無履而使

伯子之顧養伯子之顧養也故過人欲如母之惡旨酒則所以事天者至矣伯子之顧養禹為伯鯨之子初鯨為崇伯故指為崇伯子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伯子之顧養性者萬物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故能英類者廣矣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請遺母羹以起莊公之怒矣不弛勞而底豫

舜其功也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焉則亦天之舜也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也舜其功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父母全而生之予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從而順令者伯奇也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尹吉甫惑於后妻其子無衣無履而使

伯子之顧養伯子之顧養也故過人欲如母之惡旨酒則所以事天者至矣伯子之顧養禹為伯鯨之子初鯨為崇伯故指為崇伯子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伯子之顧養性者萬物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故能英類者廣矣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請遺母羹以起莊公之怒矣不弛勞而底豫

舜其功也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焉則亦天之舜也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也舜其功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踐霜挽軍伯奇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辭焉詳見說苑○已上○者皆可為事天者之

鑑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王女於

成也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

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

於驕於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慕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此四句總

論事天之道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父母存而

則其沒也吾固有寧其神矣吾身存而事天順焉則其沒也固有所得其正而無求矣此孝子

仁人事親事天之心所以終沒吾世而後已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此二句總結事天之

○東銘解見前篇一依平岩葉采注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

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言雖以思而出也動雖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總於

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

不我疑不可得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

從誣入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

言繆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各於改過遂以為已之當然自誣

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人入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如孟子所謂過

則順之又從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而為之辭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又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戲詭出於心思乃故為地不知所當戒徒歸咎於心思乃偶失耳不過歸咎於偶失反誣以誣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



古硯銘

此文主意在養生以鈍為體以靜為之同次却表其壽夫不同第二段品量三物之壽夫第四段發明體用第五段轉入養生意第六段設惑人之難第七段二句斷盡本意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

唐子西

也獨壽夫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如無入吾於是而得養生焉此放轉入正意歸本身上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

然是以能求年

○文類



○北山移文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游山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郡北其先周彦倫隱於北山后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適北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  
近云建康蔣山是也

孔德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山靈而假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洒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

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庭萬乘其如

脫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開輿天下脫而傳之舜尤却行而脫履也聞鳳吹於洛

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於伊洛值薪歌於延瀨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曰子以此終乎薪人曰云云遂為歌二章而去固亦有焉豈

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

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墨子南朱揚朱也揚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乍迴迹以心染暗說

或先貞而後黷應在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

尚長字仲氏既往統仲長出向寂寞千載誰賞世有

子年

尚長字仲氏既往統仲長

周子十卷顯謂雋俗之士先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

抑知學道東魯罪子魯君聞顯闔得道人也使人

此顏闔之家歟闔對曰此闔之家使使者致幣闔

復來求之則習隱南郭南郭子慕隱几而

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言顯盜名草堂濫服幅

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

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鳥二字傲百

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

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嚴玄玄於道流

務光何足比務光夏時人湯伐桀因光

而自匿石沈河涓子不能倚涓子齊人能風及其鳴馬

入谷鶴書赴隴鶴頭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

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

而走俗狀變二字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

愴下字望林森而有失顛草木而如喪至其紐

金章金章銅印也漢書秩六百石跨屬城之

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

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拊誼器犯其慮牒訴控

惚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

每紛紛於折獄龍張趙於往圖漢張敞稍狂至

漢為陽翟令以化行架卓魯於前錄後漢卓茂

有異迂京輔都尉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不刃心欺魯恭拜中

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

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白雲誰侶德也貢金九牧註九州之牧貢金也

松落陰白雲誰侶造他語確戶摧絕無與歸石逕

荒涼徒延訪至於還颺入幕寫露出楹蕙悵空

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

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疎廣也東海人於是南

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擗峯竦詭慨遊子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勇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

歌非林澗之愧秋桂遣風春羅擺月騁西山之

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乃促裝下邑浪拽上京

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肩豈可使芳杜厚

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言山之草木

周子尚何面塵遊躅於蕙路汚淥池以洗耳

復見山靈乎宜高岫幌掩

皇甫謚高士傳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爲汚乃臨池而洗耳

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轍於谷口杜宇纏於  
郊端於是叢條曠膽疊頽怒魄或飛柯以折  
輪乍低枝而掃迹請廻俗士駕為君謝連客  
結搯○俗土連  
客蓋謂周顛也

弔古戰場文

形容戰場悽慘之情  
溢於言意之表也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豈不見入河水縈帶羣山糾  
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  
飛不下獸挺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

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  
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徂戍荆韓召募萬里奔  
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  
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  
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  
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  
而莫為題辭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  
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回組練  
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

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  
疑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  
征馬踟躕繒纒無溫墮指裂膚高此苦寒天假  
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於士卒  
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  
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  
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實力折兩軍蹙兮生  
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烏無  
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

沈鬼神聚兮雲暮暮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  
霜白傷心慘日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  
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  
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  
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隱公五年三年  
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  
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成公二年  
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  
補患叶韻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

色殷註朱血  
又則殷

補患平聲



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  
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  
有言將信將疑殂殂心自寢寐見之布奠傾觴  
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  
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  
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左傳全句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五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六 後集

○頌類

四

○聖主得賢臣頌

此篇起句有策體蓋前漢王褒字子淵本蜀人為漢

宣帝徵召詔為此頌起四句設譬言自叙第一節且謙辭叙應詔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己正統第三節方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四節論聖主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頗好神仙故未暇不取彭祖喬松之事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

絺之麗密

荷負也旃也被服也

也純綿繒帛也言夷狄服絺服毛者義藜含糗則難與論繒帛之麗密也毳楚稅反

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人

食藜糗麥飯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也此二句謂賤者不足言貴也今臣僻

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蓬茨屋所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

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其愚心而

抒情素言雖不足充厚望敢不述愚心記曰為此

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

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先也此五者在乎君夫賢

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此二句是故工人

之用銳器也勞筋骨終日矻矻五骨及至巧

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鐔干將名

樸劍未理也率燒劍令熱煮於水中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鐔刃也巧冶鑄劍人也

音音水斷蛟龍刺犀革忽若箚泛塵塗音音

掃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箚掃於路塵言其甚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自如也

團專如此則使離萎督繩離萎古者公輸削墨

二音雖崇臺五層焚象百丈而不涸者工

公輸古之巧匠也

古文真寶卷六

用相得也

言巧拙之理且使上之所且使上之所明且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則更使

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庸人之

御驚馬亦傷吻散策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

極馬倦言人駕劣馬則傷馬空勞鞭杖而不進

及至駕鬻膝駮乘且

王良執靶韓哀附輿鬻膝乘且良馬名王良縱

騁馳驚忽如景靡言良馬良御縱馳過

都越國蹶如歷塊言過都國疾如行追奔電逐

遺風言疾如電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速哉人

馬相得也

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

如如此也已上論故服締綌之涼者不苦盛暑

之鬱燠言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孤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

有其具者易其備服葛衣之涼不憂至寒之甚

賢人君子亦聖主之

所以易海內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

天下之英俊也謂用賢臣也夫竭智附賢者

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

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周公吐握以禮賢士齊

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桓公好賢必火以禮見之故能匡

輔周室會合諸侯由此觀之君入者勤於求

賢而逸於得入以上論聖主入臣亦然昔賢者

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相

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

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

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伊尹未遇勤勞於調鼎

鼓刀百里奚為晉虜而賣之秦以五羖皮贖之及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

則見聽進退得閔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用也去

甲辱與滌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言賢

遇聖主榮以我位惠以祿食故以甲辱幽并之

事以升用於朝商夫諫食釋去蹻履而食滋味

衣朝服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以上論人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

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喻君之所召其臣蟀

蟋俟秋銜蟬出以陰喻賢人待明易曰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

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

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逸鍾逢門子  
齊焉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伯牙牙操琴逢門子  
之意也夫必中亦未足以喻君臣故聖主必待賢臣  
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  
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  
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  
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  
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

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  
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  
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  
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煦嗑呼吸如喬松眇然  
絕俗離世哉何必羨彭祖七百之壽喬松詩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盛貌多士衆賢也言濟濟衆  
賢以佐文王此此文王之所以安寧也以上論蓋  
臣主之相得如此引援毛詩證結尤有斷案蓋  
信乎其以寧也

○大唐中興頌

此篇句少意多論盛衰具廢  
於數言之中每三句一換顏

又是一體前三句謂孽臣次三句逆臣又  
三句言降賊之臣然後一轉數句論恢復  
中興之事又三句論罪逆之可蓋又三句  
論功臣之世澤又三句論王家盛德之福  
然後數句論作頌刑頌之可傳後來詞人  
留題者各有體獨范石湖講頌者美盛德  
之形容元次山以魯史筆法法辭以合譏  
後詞人又發明之則是碑乃一罪案耳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玄宗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

安天子幸蜀唐明太子即位於靈武靈武乃

宗不受命於父而自立與篡位同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天子

稱皇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天子退位於

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前

帝主有德有功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日

無一盛德有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此謂邊將騁兵

毒亂國經羣生失寧此謂大駕南巡百僚窶身

奉賊稱臣此謂從臣天將昌唐繫朕我皇匹馬北

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

皇撫戎蕩攘羣兇復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

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一聖重歡地關天開蠲

除妖灾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

蓋歷叙中興恢復功勞位尊忠列名存澤流子

孫論功烈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論盛德

之能令大君聲容法法不在斯文論作頌湘江

東西中直活溪石崖天齊論活溪可磨可鐫刊

此頌焉何千萬年論刊頌之可

酒德頌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貌甚醜悴而推酒自隨使人荷鋪從之云死便埋我故著此頌頌酒德之美也

劉伯倫

有大人先生假託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

日月為腐牖八荒為庭衢以天地開闢已來為

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

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挈執也卮

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乎搢紳處

士介大也搢紳服飾之稱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

袂攘袂怒目切齒此公子處士陳說禮法是非

鋒起非如劍戟之鋒刃相競逐而起先生於是

方捧甕承糟銜盃漱醪先生不聽二人之說奮

髯踞蹠枕麴籍糟奮動髯鬚也蹠踞展足倚據  
倚據而坐旋復枕麴鋪糟而卧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  
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見泰山  
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膚之感情俯觀萬物  
擾擾焉如江漢之浮萍萍草隨其風波二豪  
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二豪諸公子處士也  
言此二人侍我之側有如此也  
言見之微小也螺音果贏音裸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門裁五柳因  
自著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  
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  
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  
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  
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  
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



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

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古之時也

○種樹郭橐駝傳○橐駝曰凡事有心則費力

妙非特為種樹作也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橐音托駝音陀病瘵隆然伏行有

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

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

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

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

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

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

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

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繁欲密既然而

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

○曰子之非難弄之為難非真弄之也所以子之也要駝在此則其天者全而

其性得矣天便是性易故吾不害其長而已即

子勿助長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

有能蚤而蕃之也應上文碩茂蚤他植者則不

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  
不順其性之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  
勤與前相反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其  
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  
日以離矣病如親見之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  
日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  
問者曰以予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  
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  
其令若其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

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  
字而幼孩遂而雞豚如便煩擾鳴鼓而  
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飡饗以勞吏者且  
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  
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  
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

姓一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山出客進至客有居下坐者能為雞鳴於是群雞皆鳴遂出關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吠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此六十一力健翻云此篇立意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癸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於劍鏗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蓋自此篇變化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六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七 後集



○碑類

○潮州韓文公廟碑謝豐山云後生執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

光

蘇子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謝云起句健章子厚

猶以爲褒文公太過似孔孟廟記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

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謝云起

亦不故申呂自獄降謝云高維嶽降神生甫及

甫侯也初爲呂傳說為列星謝云太宗師傳說得

侯後爲甫侯

天下乘車維騎其古今所傳不可誣也此數句承上起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

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

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

失其辯是孰使其然哉呂云五箇失字如破竹勢其必有不

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

亡者矣呂云此四不字亦有力故在天為星辰在地

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

無足怪者謝云此是論的確之論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

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

不能救謝云得君行道如房杜姚宋不能救而文公獨能之獨韓文公起

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

三百年于此矣謝云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愈

贊云正一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道濟天

下之溺孟軻楊雄相表裏障百川迴狂瀾所以忠犯人主之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

潮州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田洪正而立

危之愈至對廷湊加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

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之

但朝廷顧大體不可奪之公及圖之何也廷漢  
日即出之愈日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漢圖  
出廷漢此豈非參天地闢盛衰浩然而獨存者  
乎公浩然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  
惟天不空為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  
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  
精誠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詞衡岳廡詩云我來  
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  
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而不能  
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清空  
回憲宗之感能馴鯉魚之暴愈至潮問民疾苦  
音曰惡溪有鯉魚  
為民害愈為文投溪水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雷  
起溪中數日水盡洄西徙六十里自是湖無鯉

魚患鯉音罟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愈謝表  
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鏞素忌愈直即奏言愈  
終疎狂可且內移改表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  
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關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  
遂罷愈為兵部侍郎  
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  
觀察  
推官入仕賜陽山敗潮州移袁州或行蓋公之  
軍蔡州或宣撫鎮州在朝之日少也  
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  
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韓文潮州請置鄉校牒  
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  
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况  
雅專靜頗通經音文章能知先主之學且撰異  
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衡

專心當州學以警生往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

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

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論潮人潮人之

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

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庶不是淫祠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

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

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

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

廟者聽民權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

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

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

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

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

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

哉餘意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

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

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蘇子瞻

公昔騎龍白雲鄉 乘彼白雲遊于帝鄉手扶雲漢分

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

史記云四星在危南

四星在危南

此織女織女天孫女也道書太上

飄然乘風

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糝糠西游咸池略扶桑

南騷飲余馬於咸池於咸池拂于扶桑草木

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

且僵皆從韓公游滅沒倒景不得望如司馬相

賦貫列缺之倒景眼展日人在日月之作書

詆佛譏君主佛骨表謂佛本胡人身死已父

死裴度崔羣等九救解之乃與潮州刺史

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

著梧

之川其中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

日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堯

舜南征三苗道死沅湘之間葬蒼梧祝融先

驅海若藏太公金圖南海之神曰祝融高騷

神約束鮫鱷如驅羊見前注鈞天無人帝悲

傷謂大鈞之天無人輔佐文公歿謳吟下招

遣巫陽巫陽巫祝之美名也下招操牲雞卜

羞我觴操牲者羣牛郊祀志立廟祠而以之

各角沃於餐荔丹與蕉黃文公羅池廟碑

反又音電

葉黃為迎送柳子厚之歌也蘇公只用其事  
使潮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柳人以此  
祭柳子厚也

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文公詩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騏驎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湜李漢皆稱頌文公之  
文各極其至及東坡此碑一出而衆說盡廢  
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  
捕龍蛇而搏虎豹者大哉言乎謝云東坡平  
生作詩不經意意思淺而味短獨此詩與司  
馬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  
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

辯類

○桐葉封弟辯

東萊曰此一篇文字一段好  
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須留好  
意思在後令人讀一段好一段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

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

乃封小弱弟於唐

說苑君道篇成王與唐叔虞  
燕居剪梧桐葉以為圭而授

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  
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與虞戲也周

公對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王誦之士稱  
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

○此段只叙事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

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

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

之主其得為聖乎說難辨且周公以王之言不



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難設有不幸王以  
 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  
 行之何若自設有不難得倒譬如爭訟須爭得  
 須說正理倒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  
 於其當不可使易也此幾句却而况以其戲乎  
 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主遂過也破得吾意  
 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  
 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好意思又不當束縛之  
 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策且家人父子

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特小文  
 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結策  
 曲折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或曰封唐叔史佚  
 又設一難在此缺傾雪切  
 成之史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圭以  
 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請擇日立叔  
 虞成王曰吾與之戲取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  
 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諱辯東萊曰洪云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  
 日舉進士或諱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  
 辨一篇又云張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  
 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  
 王之之子名胡其比甚多退之諱辨取此意  
 韓退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  
 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  
 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  
 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  
 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  
 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  
 與區鳥區草名詩音義之類是也曲禮不諱  
 偏諱註為其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  
 兩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諱也孔子母名  
 徵在言在不稱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

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  
 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入乎有議夫諱始於何  
 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古人  
 篇之意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  
 私則不諱也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春秋  
 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  
 周康王名釗書會參之父名哲曾子不諱昔  
 用敬保元子釗曾參之父名哲曾子不諱昔若  
 昔者吾友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  
 曰禡裘而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操  
 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此其子  
 以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呼為杜度

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諱勢秉飢也諱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惟宦官官妾此一段盡是不諱嫌各事再此一段有官力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抑揚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今考之於經質何所法守句已含周孔曾參意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為可為不可耶凡事

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收意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亦以人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官妾策則是宦官官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七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八

後集

○表類

○出師表

東坡曰孔明出師一表簡而且盡  
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  
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事君為悅者所能至  
也  
公肩夜話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孔明  
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肺腑中流  
出殊不見斧鑿痕是知文以氣為主氣以  
義為主  
正曰規模正大志念深遠詳味乃  
見吳魏國未說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

諸葛孔明

先帝創業未半

先帝蜀先主也姓劉諱備字元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

靖王勝之後稱

而中道崩殂

即帝位僅三年而崩今天下

帝據蜀成都

三分曹丕受獻帝禪國魏魏孫權於魏太和二年即皇帝位國號吳據江東與蜀三分天下

益州罷散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

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

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

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官中官女

大臣宰相所居俱為一體陟罰臧否臧善者升陟之否不然者罰之不

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

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

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侍中官名

此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車駕出則駟乘侍即亦官名此四百石掌守門戶出

充車騎郭費董皆此皆良實志慮忠純盡已之不

謂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

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

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將軍賊掌征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

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

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

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帝靈帝後漢無德之主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在襄陽城西二十里隆都屬鄧縣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先主三次往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獻帝建安十一年先主敗

於當陽之長坂受任於敗軍之際先主遣亮結好孫權與先主并力戰曹公于赤壁大破之奉命於危難之間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推先主為荆州牧後先主入益州留亮據荆州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自建安十三年先主至建興五年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章武三年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然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才君可自取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出牂牁郡入海深入不毛不毛不生草木之今

南方已定

時南中已平亮乃治兵講武以俟大舉建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起

發上

兵甲已足當英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

鈍攘除姦凶

以復興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

報先帝而忠陛下

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

盡忠言則攸之

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

賊興復之效不效

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

責攸之禕允等之咎

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

以諮譔善道察納雅言

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

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時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群臣

多以為疑亮乃上表言云此篇言天下

事勢成敗相因利鈍相禪非意料臆度之

所能前定惟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先危

後安不可苟偷為便讀此可以見其忠

肝義氣誠欲圖投於先主之知已者也

曰一篇首尾多是說事不可已之意不可

已者則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也血

脈聯絡條貫統紀森然不亂宜與前表相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

漢謂先主王業不偏安故

託臣以討賊也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

伐賊才弱敵疆也

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

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北討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前詳見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水安後主五年亮攻祈山南安又務於東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

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

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劉繇字正禮據曲阿王朗字景

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蒲腹衆難塞曾

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孫策乃遂并

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

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繡戰於宛

險於烏巢表紹拒操於官渡紹輸軍萬餘在故市烏巢時曹公糧少

危於祁連西域偏於黎陽黎陽屬河朔

幾敗北山曹公爭漢中運米北

公通迫其後

譚

即伯山也夏侯淵敗



山下數千萬囊趙雲遇之乃入營閉門曹公引去雲雷鼓震天以木弩射之曹公軍驚駭蹂踐  
水漢中殆死潼關曹操討馬超韓遂於潼關操將  
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如雨褚微褚幾危然後偽定  
白操云賊來多乃扶上船微褚幾危然後偽定  
一時爾時暫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  
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昌霸地名未詳所出  
四越巢湖不成魏以合肥為重鎮其東南巢湖  
出肥水軍合肥者數矣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  
而夏侯敗亡操降張魯留夏侯淵屯守先帝每  
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弩下何能必勝此臣

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五年中間暮年  
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王閣芝丁立白壽劉郃鄧  
銅筆喪謂死亡也自趙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  
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夷稅  
亮南征南中既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寶叟青  
羌皆此屬也散騎武騎皆騎兵以上乃計其士卒  
卒物也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  
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  
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  
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

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又此臣之未解六

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一年劉璋降

先主乃將其眾過襄陽荆州人多歸之此到襄陽衆十餘萬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

乃追之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當此十騎去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濟沔道去

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

及到夏口遣亮結好孫權權據西取巴蜀十九年先

江東國號吳其地亦屬越所舉兵北征北伐夏侯授首斬夏

淵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

關羽敗先主二十四年權秭歸蹉跌秭歸今

州從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曹丕稱帝凡事

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

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一篇大意皆在結末數語

○陳情表蜀志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

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帝嘉其誠赦賜奴婢二人使郡

縣供祖母奉膳李令伯

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

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養臣

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

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暮功

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其功謂大功親榮

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

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及蜀亡沐浴清化前

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後刺史顧榮禮舉臣

秀才臣以供養無主無以容就舉則祖母辛不赴

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

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東宮即太子宮非臣隕首所能

上報臣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

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

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

誑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

天下晉武帝朝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為

尤甚且臣少事偽朝言少年嘗仕於蜀今按李密本蜀人先主帝室之胄

紹漢正統名正言順大非曹操漢賊之比密又在孝子順孫之列國亡歸晉尤當不忘舊君何刃心自稱蜀為偽朝乎每讀至此為之不痛惜哉歷職郎署本圖宦達

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

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

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  
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  
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  
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  
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  
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  
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  
保卒餘年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它白九泉下  
當報國 史記魏顆武子之子武子有妾病謂  
顆曰我死嫁此妾病亟又曰殺以殉葬及死顆

曰寧從時言而嫁之及秦晉之戰魏顆見老  
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躡而顛遂獲之後顆夢老  
人云我乃所嫁婦人之父也爾  
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耳 臣不勝怖懼之  
情謹拜表以聞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八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九 後集

原類

○原人 論人者夷狄禽獸之 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  
間者謂之人立辨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  
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  
皆人也辨折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  
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  
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



為仁子多為義其小之也則宜

此語出老莊之書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

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凡吾所

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

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

私言也史本傳老子乃著書上下一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周道衰孔子沒史云

之行有史火于秦秦皇紀李斯請史官非秦紀

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黃老于漢曹參傳聞膠西

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

術又儒林傳景不任儒竇太后好黃佛于

晉宋齊梁魏隋之間隋文帝佛骨表宋齊梁陳魏

促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孟子

不入于墨則戰國縱橫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

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

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謝云

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

人之道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汗意

此語出老莊之書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

此處說人ノノ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

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

誕而自小也曰云從異端亦曰吾師亦掌師之

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家語觀周

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

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故叔與俱至

於老聃周問禮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

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曰云接不求其端

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年成公二十

有四海民有士民有商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

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佛老農之家一而食

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

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曰云用

警策謝云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曰云

好句法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謝云此一段見

生之物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得天地間

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為之君為之師曰云

聖人治天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

下之條理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



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  
 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  
 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  
 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  
 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轉換文法  
 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  
 患生而為之防謝曰此一段連下二十七句為之  
 層峯疊巒如驚濤巨浪讀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今其言曰  
 佛老聖人不起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罪勝筮篇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精實聖人已  
 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起大  
 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也盜跖也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井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  
 衡以稱之則井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  
 之則井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井  
 與仁義而竊之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竊王毀  
 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  
 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議論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  
 呂云覆辨論如古之無聖人再起人之類滅久矣相  
 一段文何也送文暢序同意可互看無羽毛  
 麟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  
 出令者也謝云第一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者也

第二句十字

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

以事其上者也

第二句十七字由短入長此是章法

君不出令則

失其所以為君

第一句七字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

民則失其所以為臣

七字

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

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此是第二句三字章法

今其法

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

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

曰云說佛老所不可行之意嗚呼

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

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曰云健而有力量意外

意有關鍵

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

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

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

曰云此是佛者之言

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

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

曰云及傳曰古擊佛老

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曰云接太學子格言然

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

治其心說佛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

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謝云極論佛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

夷之左傳僖二十七年春杞桓夷而進於中國

則中國之設梁文九年楚子使狄來聘楚無大

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

之先王之教之上後應在幾何其不晉而為夷也

句法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轉妙博愛

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近云與前面詩多說

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

賈此三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

其服麻絲其居宮室此二句短其食粟米蔬果魚

肉此二句長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此二句合

是故以

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

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

謝云上三句一橫句法第四句是故生則得其

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謝云廟焉而人

鬼享謝云日斯道也何道也謝云文有收

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呂云關

之意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周云文流

句直下力一篇精神在此此兩句絕妙上六

不成謝云文章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詳謝云文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

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謝云伊川云周

不行孟軻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然則

如之何而可也謝云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日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謝云又言所以去異端之

人之道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謝云火其

書法廬其居法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謝云此

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禮其亦庶乎其可

也呂云言語下得好主意又見於此○結得以斂而實

○論類

○樂志論

後漢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性倜儻敢言不矜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病不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取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同以自娛其志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藝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

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

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蹻畦苑遊戲平林濯

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

歸高堂之上軍祭畢之名為壇而舞其上以祈

安神闔房思老氏之

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玄虛其心實其

與達者數

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

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

古文真寶卷九

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三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  
二曰曰少宮少商絃最清也道遠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

受當時之責求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  
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過秦論前漢賈誼洛陽人文帝立  
為博士著過秦論論秦之過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秦至孝公益  
強盛故先述

之崤山秦塞也函  
谷關名擁據也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

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當是時也商君任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

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

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惠王文王武  
昭王襄王蒙

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

地北收要害之郡自取字至  
皆不首下諸侯恐懼會

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

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

嘗田名趙有平原勝名楚有春申黃歇魏有信陵無忌此

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

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連關東

日從關西連兵日衛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

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

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

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

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閉關而延敵九國

之師道逃而不敢進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秦無亡矢

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

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伏尸百萬流血漂槽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

河山疆國請伏弱國人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

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自孝公至始皇六世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

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取南粵上地分為二郡

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自係其頸係頸任性命於獄官

下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

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言誰敢問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樞，戶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繫戶，氓隸賤稱，迂徙之徒，謂也。

涉，為一戊，澠陽之徒也。言涉至微賤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陶朱公猗頓皆富人，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難在此，一節。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鈹於鉤戟長鎗也。耰，鉏柄也。棘矜，戟也。以鉏柄為之，鈹，鉞也。鉤戟，鎗也。鉞，皆兵名，謂九國時，兵



器也

音殺

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轉成敗

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

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

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

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峭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

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一夫謂陔為

七廟墮壞也死人手謂秦仁義不施而攻守之

王子嬰為項羽所殺也古文真寶卷之九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十 後集

○書類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

吏持院中故事節自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

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

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

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

所能也用事變化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

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

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此一章辭太直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兩句救得好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

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八字  
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執事之使人不枉  
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字執事之欲成人之名  
如此十字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句下連  
字句一法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法也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  
也如此十字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  
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字  
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  
也一段文勢如浪濶浩波  
又連下三句如此字  
長短錯綜此章法也  
一段文勢如浪濶浩波  
也  
只此一句截斷有氣力

而越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  
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  
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  
已耳前段說語此一反只用苟如是雖日受千  
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  
於天下曰知已則未也受人之之恩與受人之知  
故曰士為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  
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此三句無緊要  
愈恐懼再拜

○為人求薦書

終篇以爲遇伯樂之顧便增賞識便至人用起以木與馬對說起亦的切文簡明而意圓活

韓退之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繫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爲舟者斲十數觀者加市匠石不顧遂行不顧弟子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顧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

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構以爲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伯樂事見二卷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翹姬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其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春秋後語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

秦欲用蘇代不說見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  
駿馬者比三且立於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還  
而視之去而顧之一且而價十倍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  
其與其事頗相類  
是故始終言之耳

○答陳商書

文選樣點以明理之文而求仕於當世不  
能投時好如操瑟而立於齊門不  
之所守不適時而為之迂就

韓退之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  
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  
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  
補吾字所須也齊王好琴韓子十二篇齊宣王

等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飲食祿

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

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

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

前律陰六為六

黃帝之所作也

客罵之曰王好琴而子鼓瑟

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

於求齊也

謝文婉

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

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不好得無與

操瑟立齊門者比數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

則怒且怨不知君乎必爾為不也

文婉曲

故區

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等諒察

○與韓荆州書

韓朝宗元宗時人為荆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李白與此書

膽多炙人口學一者不可不讀

李太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

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

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

而歸之曾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士

賢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容接者謂之登龍門

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

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

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史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上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以遂備員而行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未見而已平原君竟與遂偕至楚定從於殿上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毛公先生一至於楚而使白隴西布衣流落

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

鄉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

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  
 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  
 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  
 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  
 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  
 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  
 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以上皆頌德昔王  
 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  
 孔文舉山濤為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

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秘  
 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藜昕許瑩之徒或以  
 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  
 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  
 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  
 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  
 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  
 聽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  
 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

結緣長價於薛卡之門青、年、結、各、幸、推、下、流、大、開  
獎飾惟君侯圖之

○答張籍書

東來曰此篇節奏畢  
切系鋪叙回護分明

韓退之

吾乎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此、練、語、句  
便有、意、下、得、好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  
至於道者重、說浚其源導其所歸既其根將食其  
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造、語、好、即、重、明、輕况於愈者哉  
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轉、換昔者聖人之

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  
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  
患之道微也應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就、避  
○回下及公卿輔相融、化吾豈敢冒言排之哉藏、人  
主意擇其可語者誨之舉、輕、明、重猶時與吾悖其聲誆  
誆若遂成其書轉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重、必  
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宜、復、者、至、此  
是、抑、輕、明、重、段、數、鋪、叙、不、雜書於吾何有佳、結夫子聖人也抑  
且曰自吾得乎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



相者周天下文勢猶且絕粮於陳畏於匡毀於

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

亦甚矣作佳下字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

於天下繳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應其存也可

冀乎好結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

矣抑其植根固其流波漫語健下非所以朝令

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

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及也自夫子而至乎孟

子未及也文勢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

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轉其為也

易則其傳也不遠結中故余所以不敢也生

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轉

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

也三馬著書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侯五

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

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使

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應有力吾子其何

子捨我其誰之意此點化好其行道其為書

蘓文田承祖書亦同承其行道其為書

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

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

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

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

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

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

遷戚於吾所為哉結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

能下氣若好已勝者此是然雖誠有之抑非好

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失乎孟軻揚

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避

是名哉又重說規得學孟子下得好處夫子之言曰吾

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

使事率引以無為有因彼借此極使正雜之

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

文武不為也豈害於道哉用事吾子其未之

思乎孟君將有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

拜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十 後集

海陽大以道場長治也人亦  
于入月多矣不其得四如  
和訓之其寶隨鐘梵家觀  
向方揚之耶慈其求云爾

于時表又長甲寅歲六月二日

朱有南禪父美世法師



